

从王翠翘传奇看明末清初人对于徽商 “海寇”的另类解读

陈支平

(厦门大学 国学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明代中后期徽州的汪直、徐海等海商集团横行海上一时。从政府统治和传统观念的立场看,是十恶不赦的“海寇”、“海盗”,但是如果把汪直、徐海等人的作为放到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变迁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来观察,汪直、徐海等“海寇”、“海盗”对当时的社会影响确实不可忽视。我们在阅读明清文献时,曾经接触到一些明末清初诸如《王翠翘传》的传奇小说,从中可以领略到当时人对于这些“海寇”、“海盗”们评述的时代变迁以及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有助于我们对于明末清初“海盗”问题的多角度观察。

关键词:明末清初;王翠翘;徽商;海盗;另类解读

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4)01-0110-08

The Alternative Reading of Hui Merchants “Pirate”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over Wang Cui - qiao Legend

CHEN Zhi - ping

(School of Guoxu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Wang Zhi, Xu Hai and other maritime groups of Huizhou run rampant for a while on sea in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they are heinous “buccaneers”, “pirates”. However, if we place the action of Wang Zhi and Xu Hai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impact of Wang Zhi, Xu Hai and other “pirates” really can not be ignored. When we read the Ming and Qing literature, we had access to some legendary novels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such as Wang Cui - qiao Biography. From these novels, we can appreciate the times change of the comments that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on these “buccaneers”, “pirates” and some other diametrically different written. It can help us multi - angled observe the “pirates” problem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ang Cui - qiao; Hui merchant; pirate; alternative reading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社会经济激烈变动时期,国内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地方性商帮集团势力雄厚;海外贸易方面,商人们突破政府朝贡贸易的限制,海上走私活动贯穿于东西洋之间。徽州商

人作为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地方性商帮集团,不仅在国内市场中享有“无徽不成镇”的美誉,而且在海上走私贸易活动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明代嘉靖年间横行海上一时的汪直、徐海等,即

是徽州商人中最为突出的“海寇”首领之一。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徽州商人的研究,大概碍于汪直、徐海等人所谓“海寇”、“倭寇”的恶名,其关注点基本局限在徽州商人在国内市场的活动历程,以及与徽州商人相关的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而对于徽州商人在海外的活动,却往往提到则止,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多角度的分析,甚至出现了某些意气用事的有悖于公正学术立场的文字。这种现象,对于我们今天全面审视徽州商人的历史地位,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从封建政府统治的立场看,汪直、徐海等人当然是十恶不赦的“海寇”、“海盗”,但是如果把汪直、徐海等人的作为放到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变迁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来观察,汪直、徐海等“海寇”、“海盗”对当时的社会影响确实不可忽视。我在阅读明清文献时,曾经接触到一些明末清初的传奇小说,在这些传奇小说中,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当时人对于这些“海寇”、“海盗”们评述的时代变迁以及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书写。

一、亲历剿灭海寇者的记述

明代嘉靖年间,徽州海寇徐海与娼妓王翠翘的故事,为许多文人、士大夫所记述。徐海(?—1556),明徽州(今安徽歙县)人。曾为杭州虎跑寺僧,号明山和尚。后随叔父徐碧溪投王直,称“天差平海大将军”,引倭寇扰东南沿海。嘉靖三十四年(1555)合萨摩、肥前诸岛倭寇入犯,屯据柘林(今上海奉贤东南),分掠苏州、常熟、嘉兴、湖州等地,受挫于陆泾坝、王江泾。次年再据柘林,扰乍浦、嘉兴。后被总督胡宗宪用计诱降,缚同党陈东以献,胡宗宪随即督派总兵官俞大猷等率部进击,徐海终受困投水死。王翠翘,又称王翘儿、马翠翘、李翠翘,徐海的爱妻,在徐海部中被尊称为“王夫人”。

关于胡宗宪、俞大猷等剿灭徐海事,《明史·胡宗宪传》有简明的记载:

初,(徐)海入犯,焚其舟,示士卒无还心。至是,(胡)宗宪使人语海曰:“若已内附,而吴淞江方有贼,何不击之以立功,且掠其舸,为缓急计。”海以为然,逆击之朱泾,斩三十余级。宗宪令大猷潜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来质,献所戴飞

鱼冠、坚甲、名剑及他好玩。宗宪因厚遇洪。谕海缚陈东、麻叶,许以世爵。海果缚叶以献。宗宪解其缚,令以书致东图海,而阴泄其书于海。海怒。海妾受宗宪赂,亦说海。于是海复以计缚东来献,帅其众五百人去乍浦,别营梁庄。官兵焚乍浦巢,斩首三百余级,焚溺死相称。海遂刻日请降,先期猝至,留甲士平湖城外,率酋长百余,胥而入。(赵)文华等惧,欲勿许,宗宪强许之。海叩首伏罪,宗宪摩海顶,慰谕之。海自择沈庄屯兵其众。沈庄者东西各一,以河为堑。宗宪居海东庄,以西庄处东党。令东致书其党曰:“督府檄海,夕擒若属矣。”东党惧,乘夜将攻海。海挟两妾走,间道中稍。明日,官军围之,海投水死。会卢镗亦擒辛五郎至。辛五郎者,大隅岛主弟也。遂俘洪、东、叶、五郎及海首献京师。帝大悦,行告庙礼,加宗宪右都御史,赐金币加等。海余党奔舟山,宗宪令俞大猷雪夜焚其栅,尽死。两浙倭渐平^①。

从《明史》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胡宗宪剿灭徐海,基本上采用的是诱降反间计。记载中提到徐海身边有二妾,接受胡宗宪的贿赂,劝说徐海投降,“海妾受宗宪赂,亦说海”。但是没有提到这二妾的姓名。

关于胡宗宪剿灭徐海一事记述最为详细的大概是时任胡宗宪幕僚的茅坤所撰写的《纪剿徐海本末》。茅坤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著述甚多,《纪剿徐海本末》略云:

嘉靖丙辰,徐海之拥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门入略维扬、东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关入略慈溪等县,众各数千人,而海自拥部下万余人。……先是,胡公始为提督时,尝与监督尚书赵公谋曰:国家困海上之寇数年于兹矣,诸酋奴乘潮出没,将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无他罪状,苟得诱而使之,或可阴携其党也。于是遣辨士蒋洲、陈可愿及故尝与王直友善者数辈入海谕直,……间以谕海。海已散他岛,勾岛人入劫,故不相及。……因厚遗谍者阴过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关,朝

^①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05《胡宗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廷固且赦之矣。若独无意乎？新总督威名非曩时比，且仰体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时解甲自谢，他日必为虏矣。海颇然其计。于是亦遣酋自谢，约罢围去。……海明日复遣他酋来谢，公视之如初，凡数复，海于是始归心于公，愿为公死之矣。然陈东独心窃疑海私公，遗犹鞅鞅未之从也。海间遣酋次桐乡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听总督胡公约，解去矣。城东门故柘林贼陈东党也，桀悍不吾从，若谨备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于公，以夹击东。……公念海万一卒他变，两相合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为深入，今不得舟必急，于是遣谍诇海，谓海既内附，何不如故约勒兵击吴淞江贼，且夺其辐掠舟以归。海果然其计，即日引诸酋逆之朱泾道上，斩首若干级，余贼遂夜走，以故海不及夺其舟而还。及他酋脱而出海也，公又别遣总兵俞大猷伏飞舰海上击之，溺且尽。于是海既德公，不敢背。……公又策陈东于诸部曲中与叶麻声相倚，顷以桐乡之役两睚眦者也，数遣谍持珥玦翠遗海两侍女，令两侍女日夜说海并缚东。……海因夜得东，即缚以故约复于胡公。叶麻与陈东相继缚，而诸酋长汹汹内乱矣。是时诸酋长既疑且怨海，无斗心，故其气日窘。海亦自度纵令反故岛，当亦必为诸酋长所贼杀，故为内附日固。……于是海自以数有功于朝廷，愿与部下诸酋长入款具庭谒胡公与尚书赵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赵公，并许之，谍往复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犹恐，阴设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拥酋数百人胄而阵平湖城外，自帅酋长百余人胄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计不许恐他变，遂许海与诸酋长北向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爷，死罪死罪。……于是四公厚犒遗之而出，是日城中人无不洒然色变者。海既出，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犹胄而入，属疆胁无礼，又不及如谋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习行黠若此，于是合谋不勒兵诛之，他日必为患。……海皇急，因令酋窃两侍女出道上，……两侍女过海所，骂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斗，海中稍众大乱。明日官兵四面合，墙立而进。保靖兵先尝之，稍却；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厉声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垒下击。会风烈，公麾众束千余炬，人各持炬纵火焚之。海

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顷，人人鹜而攫千余酋，搜斩殆尽矣。中所故饮毒首虏黑色者凡三百余人。于是永保兵俘两侍女而前问海何在？两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翘、一名绿珠，故歌妓也。两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处，永保兵遂蹈河斩海级以归^①。

茅坤作为诱杀徐海的当事人之一，其所记述的史实有着较高的可靠性，在这篇记载中，茅坤已经提到王翠翘，但是并没有对王翠翘进行特别的渲染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徐海得到王翠翘和绿珠二女，是因为胡宗宪为了招降徐海，使用了美人计，所谓“数遣谍持珥玦翠遗海两侍女，令两侍女日夜说海并缚东”。徐海被官兵逼杀“沉河死”后，王翠翘和绿珠为官兵指认徐海尸首。之外，茅坤并没有对王翠翘的事迹进行其他方面的描述。在参与剿灭徐海的官员眼里，把王翠翘、绿珠的劝降行为写成是实施计谋的一部分，当然更能突显自身策略的高明。如果事先一无所知、凭空冒出一个王翠翘主动帮助官府劝降徐海，则官员的战功无疑将受到折扣。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茅坤的记载，看作是当时官方参与剿灭徐海者对于徐海与王翠翘事件的一种解释吧。

二、明代士大夫文人们的记述

由于徐海与王翠翘的事迹具有传奇的色彩，引起了当时不少士大夫文人们的注意，其中有些人便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这其中对于王翠翘事迹进行较为详细的记述，大体是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的徐学谟、戴士琳等人。

徐学谟（1521—1593），字叔明，一字子言，号太室山人；原名学时，字思重，南直隶苏州府嘉定（今属上海）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历荆州知府，累迁右副都御史，官至礼部尚书。他写了一篇《王翘儿》，略云徐海与王翠翘事：

王翘儿者，故临淄民家女也，自少鬻于倡家，冒其姓为马，假母呼之曰翘儿，携之来江南，教之吴歈，即善吴歈；教之弹胡琵琶，即善弹胡琵琶。

^①茅坤《茅鹿门文集》卷30《杂著·纪剿徐海本末》。

翘儿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婉转,往往倾其座人,一时平康里中,诸老妓皆从翘儿习新声,竟不能过之也。然翘儿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腹贾贳多金赂翘儿,意稍不属,辄愠愠不开明,或竟夕虚寝而罢。明日大腹贾恚而收金去,以是假母日窘,而数笞骂翘儿,翘儿愈益厌苦之。会有少年私金于翘儿者,遂以计脱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称王翠翘云。海上多文儒贵游,尤好以音律相贾重令,翘儿一启齿,以为绝世无双,争艳惜之。以是翘儿之名满江南,岁所得缠头无算。乃翘儿更以施诸所善贫客,囊中一钱不留也。

久之,倭人寇江南,掠海上,焚其邑。翘儿窜走桐乡。已,倭人转掠桐乡,城陷。翘儿被虏,诸酋执以见其寨主徐海。徐海者,故越人,号明山和尚者是也。海初怪其姿态不类民间妇女,讯之,知为翘儿,试之吴歙及弹胡琵琶以待酒,绝爱幸之,尊之为夫人,斥帐中诸姬罗拜咸呼之为“王夫人”。翘儿既已用事,凡海一切计画惟翘儿意指使。乃翘儿亦阳昵之,阴实幸其败事,冀一归国以老也。会督府遣华老人檄召海,肯来降与之官。海怒而缚华老人,将斩之。翘儿谏曰:今日之势在君,降不降何与来使也?亲解华老人缚而厚与之金,劳苦之。华老人者,海上人也。翘儿故识之,而华老人亦私觑所谓王夫人者,心知为翘儿,不敢泄也。归告督府曰:贼未可图也,第所爱幸王夫人者,臣视之有外心,当藉以磔贼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罗中书诣海说降,而益市金珠宝玉以阴贿翘儿,翘儿日夜在帐中从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终身当共富贵。海遂许罗中书,约降于督府。督府选日大整兵,佯称逆降。比迫海寨,海信翘儿言,不为提备。督府急麾兵鼓噪而进,斩海首而生致翘儿,尽诸倭人歼焉。

捷至,督府供张辕门,以享诸参佐,令翘儿歌而遍行酒。诸参佐皆起为督府寿,督府酒酣心动,亦握槊降阶而与乔而戏。夜深席大乱。明日督府颇悔夜来醉中事,而以翘儿功高不忍杀之,乃以赐所调永顺酋长。翘儿既从永顺酋长,去之钱唐。舟中辄悒悒不自得,叹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国事诱杀之。杀一酋而更属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外史氏曰:余过海上,海上之缙绅先生多能道翘儿死事,盖得之华老人口云。昔李陵陷虏,欲乘匈奴之间为汉内应,迄无成立,溃其家声,悲夫!翘儿以一贱倡能审于顺逆,身陷不测,竟灭贼以报国,诚伟烈矣!太史公曰:祸之生由爱姬殖,则海之谓也。而翘之卒死以殉海,其或可附于堕楼之义也乎^①?

戴士琳的《李翠翘传》,其写作的时间应当略晚于徐学谟的《王翘儿》。戴士琳为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1595)进士,《李翠翘传》略云:

京口娼曰李翠翘者,貌可中上,机颖绝伦。甫及笄即负超然远举之志。歙有罗生者,自新安之燕道出京口,邂逅翠翘,翘即心许罗生,生不知也。既逾年,岛夷横行江南,所过残破。生还自都,已失翘迹矣。方奔走南北,落魄贫甚。时胡大司马镇越,生往依之。……时倭酋曰徐海、曰汪直者,角立以犄据东南。公既已挑怒之,两酋者内不相能,而外尚合。公欲先诱海以钓直,但未得人如郗生、陆贾者,因思罗生能以口舌动我脱三千金,宁不能以口舌动海使内附乎?此辩口可使也。遂遣生使说海。……(海)姑试生曰:汝能留质我军,我单车见胡公乎?生曰幸甚。海大解颐,与生痛饮,期以旦日日中往,抵暮而还。嘱其党曰:我暮不还,则醢罗生,发兵救我。比旦海果行,生留为质。日既晡,海留酌胡公所,大酣畅,不时返。群倭竞来缚生,刃加于腹。生自必死矣。俄闻壁后叩门甚急,众皆蒲伏听命。则一少年女子亭亭立户下,叱曰:尔曹何须臾不能忍也?假令主还,欲得生罗生,尔曹能续其颈耶?主果不还,罗生几上肉耳,何烦此张皇呵斥也?众皆唯唯袖刃。生窃矚之,则李翠翘也。因叩首乞怜,翘为吴音以对曰:子无忧异类,我将脱汝。生又叩头谢不杀恩。因此知翘盖被掳岛夷,已得幸徐海矣。无何,海归,大善胡公意,遍谕诸酋,使释生缚,然海卒无还生意也。居旬日,海忽遣使送生还,生心知翘意,特无从考镜,惟有涕泣衔恩而已。以此胡公以善御生,留之幕府。……岁

^①徐学谟《王翘儿》,见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卷3。明人王世贞在编辑《艳异编续集》时,曾把此篇收入其卷6《妓女部》中。

余公捣海巢,缚海,翠翘亦在俘中,谓生且当活己,所以乞哀万状。生卒不向胡公出一语,竟死于市。临刑仰天大呼曰:李翠翘误识罗生而负徐海,死真晚矣。乃知海昔日之从降,翘与有力也。野史氏曰:徐海以狂竖煽祸东南,国家盖绌数万金供战士,仅乃降之,而不能胜翘枕上一语。此其功当录,即贷一死不为过也。奈何罗生忍人不为翘乞哀令泯没以没!余闻此事于金陵人陈岱华,怜其无闻为传之^①。

从以上徐学谟和戴士琳的记述中,王翠翘的事迹比起茅坤的记述,就有了重大的变化:一、王翠翘不是作为美人计的诱饵送给徐海的,而是被徐海掳掠去的;二、王翠翘虽然为徐海所宠幸,但是其内心并不希望徐海成功,“阳暱之,阴实幸其败事,冀一归国以老也”,因而极力劝说徐海投降;三、王翠翘当徐海被杀之后,悔恨为官府所欺骗利用,特别是痛恨罗生罗龙文的冷酷无情,以死报徐海。

到了明代末年,复有余怀撰写了《王翠翘传》。余怀(1616—1696),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福建莆田黄石人。年轻时直至明朝灭亡,侨居南京,与吴中文人士大夫为伍,因此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王翠翘传》大概就是撰写于这个时候。余怀的《王翠翘传》与徐学谟和戴士琳的描述大致相同,只是大大增加了关于胡宗宪幕僚罗龙文的记载,该传云:

王翠翘,临淄人,幼鬻于娼冒姓马,假母呼为翘儿。……当是时,歙人罗龙文饶于财,侠游结宾客,与翠翘交欢最久,兼暱小妓绿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佻、贫无赖,方为博徒所窘,独身跳翠翘家,伏匿不敢昼见人。龙文习其壮士,倾身结友,接臂痛饮,推所暱绿珠与之荐寝,海亦不辞。酒酣耳热,攘袂持杯,附龙文耳语曰:此一片土非吾辈得意场,丈夫安能郁郁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从此逝矣。他日苟富贵,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数日别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谓明山和尚者是也。居无何,海入倭,为舶主,拥雄兵海上,数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围抚阮鹗于桐乡,翠翘、绿珠皆被掳。海一见惊喜,命翠翘弹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宠幸,号为夫人,斥诸姬罗

拜。翠翘既已娇爱无比,凡军机密画惟翠翘与闻。乃翠翘阳为亲暱,阴实幸其覆败,冀归国。……会总督胡宗宪开府浙江,善用兵、多计策。欲招致徐海自戕麻叶、陈东,而离散王直之党。乃遣华老人赍檄招降,海怒,缚华老人将斩之。翠翘语海曰:今日之事,生杀在君,降不降何与来使?海乃释其缚,昇金而遣之。老人归,告宗宪曰:贼气方锐,未可图也。然臣睨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视,有外心,或可借以歼贼耳。而罗龙文者,微闻是语,自喜与翠翘旧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阴徐渭以见于宗宪。宗宪以乡曲故,降阶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富贵乎?吾今用君矣。与语大悦,遂受指诣海营,摄旧日任侠衣冠,投刺谒海。海亟延入,坐上座,置酒握龙文手曰:足下远涉江湖,为胡公作说客耶?龙文笑曰:非为胡公作说客,乃为故人做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纳款,故人不乘此时解甲释兵,他日必且为虏。海愕然曰:姑置之,且与故人饮酒。……酒半,出王夫人及绿珠者见龙文。龙文改容礼之,极宴语不及私。翠翘素习龙文豪侠,则劝海遣人同诣督府输款,解桐乡围。宗宪喜,从龙文计,益市金珠宝玉,阴赂翠翘。翠翘益心动,日夜说海降矣。海信之,于是定计缚麻叶、缚陈东,约降于宗宪,至桐乡城。……宗宪乃下令,命总兵官俞大猷整师而进。会大风,纵火,诸军鼓噪乘之,贼大溃,歼焉。海仓皇投水,引出,斩其首,而生致翠翘于军门。宗宪大饗参佐,命翠翘歌吴歈歌,遍行酒,诸参佐或膝席、或起舞捧觞,为宗宪寿。宗宪被酒大醉,督乱,亦横槊障袖,与翘儿戏,席乱,罢酒。次日宗宪颇愧悔醉时事,而以翠翘赐所调永顺酋长。翠翘既随永顺酋长,去之钱唐江中,恒悒悒搥床叹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国事诱杀之,毙一酋又属一酋,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潮长号,大恸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翘以一死报徐海,其志亦可哀也。罗龙文者,世称小华道人,善制烟墨者也。始以游说阴赂翠翘,诱致徐海休兵,可谓智士。然其后依附权势,与严世蕃同斩西市,则视翠翘之死,犹鸿毛之于泰山也。……

张山来曰:胡公之于翠翘,不以赐小华(罗

^①见黄宗羲《明文海》卷414《传》28,清涵芬楼本。

龙文)而以赐酋长,诚何心乎?观翠翘生致之后,不能即死,居然行酒于诸参佐前,则其意有所属从,可知已。其投江潮以死,当非报明山也^①。

从明代后期及明末徐学谟、戴士琳、余怀等士大夫文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他们与政府的统治和明王朝的稳定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对于海寇徐海的态度,并无好感。而对于王翠翘的态度则完全不同,认为是一个可以“以义讽世”的人物。特别是余怀借“外史氏”之口评述此事,强烈谴责罗龙文的依附权势与不仁不义,“则视翠翘之死,犹鸿毛之于泰山也”。余怀在《王翠翘传》的前言中写道:“王翠翘之于徐海,则公私兼尽,亦异于西施者哉。嗟乎!翠翘故娼家,辱人贱行,而所为耿耿若此,须眉男子,愧之多矣!”可见,明代士大夫们对于王翠翘事件的记述,固然带有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那种喜好为“义妓”、“雅娼”立传的习气,而在另一方面,则依然念念不忘于借题发挥,以达到讽世教化的目的。

三、小说家言笔下的徐海、王翠翘事件

明代是中国小说的发达时期,在士大夫文人的渲染下,明末清初的一些小说家也把徐海与王翠翘事件进行演义,成为当时流行的传奇话本。

明末清初小说家们把徐海与王翠翘事件演义成传奇话本,大致有陆人龙编撰的《型世言》、武林济川子周楫清源编纂的《西湖二集》、“明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的《三刻拍案惊奇》,以及清初“青心才人编次”的《金云翘传》等。

《三刻拍案惊奇》第七回“生报华萼恩,死谢徐海义”,写得就是徐海与王翠翘的故事,其中云:

到了嘉靖三十三年,海贼作乱,王五峰这起寇掠宁绍地方,……海贼陈东、徐海又率领倭子杀到嘉、湖地面。……一彪兵撞出,早已把王翠翘拿了。……此时翠翘年方二十岁,虽是布服乱头,却也不减妖艳。解在徐海面前时,又夹着几个村姑,越显得她好了。这徐海号明山,插号“徐和尚”。他在人丛中见了翠翘,道:“我营中也有十余个子女,不似这女子标致!”便留入营中,先前在身边得宠的妇女,都叫来叩头。问她,

知她是王翠翘,分付都称叫她做“王夫人”。……(徐海死),王翠翘常快快,以不得同明山死为恨。……因取所随酒洒于江,悲歌曰:“星陨前营折羽旄,歌些江山一投醪。英魂岂逐狂澜逝,应作长风万里涛。”又:“红树苍山江上秋,孤蓬片月不胜愁。铄羽未许同遐举,且向长江此日游。”因奋身投于江:“红颜冉冉信波流,义气蓬然薄斗牛。清夜寒江湛明月,冰心一片恰相侑。”^②

在《三刻拍案惊奇》的话本中,作者通过王翠翘的悲歌,已经把徐海描写成一种英雄式的人物,所谓“英魂岂逐狂澜逝,应作长风万里涛”、“红颜冉冉信波流,义气蓬然薄斗牛”。

陆人龙的《型世言》话本第七回“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其情节基本上与《三刻拍案惊奇》的内容相同,但是在故事的结尾,增添了一段关于王翠翘义感天地为上帝封为神明、“佐天妃主东海诸洋”的情节,作者借神明之言,褒奖王翠翘和徐海的爱情,以及对于胡宗宪的背信弃义,予以谴责。该情节云:

又过月余,华旗牌以功升把总,渡曹娥江。梦中恍有召,疑为督府。及至琼楼玉宇,瑶阶金殿,环以甲士。至门二黄衣立于外,更二女官导之,金钿翠裳,容色绝世。引之登阶,见一殿入云,玳瑁作梁,珊瑚为栋,八窗玲珑,嵌以异宝,一帘半垂,缀以明珠。外列女官,皆介冑,执戈戟;殿内列女史,皆袍带,抱文牍。卷帘,中坐一人,如妃主。侧绕以霓裳羽衣女流数十人,或捧剑印,或执如意,或秉佛麈,皆艳绝。真牡丹傲然名花,四环俱可倾国。俄殿上传旨曰:“旗牌识予耶?予以不负明山,自湛罗刹巨涛,上帝悯予烈,且嘉予有生全两浙功德,特授予忠烈仙媛,佐天妃主东海诸洋。胡公诛降,复致予死,上帝已夺其禄,命毙于狱,尔其识之。”语讫,命送回。梦觉,身在篷窗,寒江正潮,纤月方坠,正夜漏五鼓。因忆所梦,盖王翠翘仅以上帝封翠翘事,泄于人。

^①余怀《王翠翘传》,见清初张潮编《虞初新志》卷8。

^②明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三刻拍案惊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9—97页。

后胡卒以糜费军资,被劾下狱死,言卒验云^①。

由此可见,到了明代后期,小说家言笔下的徐海与王翠翘传奇话本,已经逐渐把士大夫文人们同情、赞赏王翠翘的“义举”、“以义讽世”的书写,改编为同情徐海、王翠翘二人的遭遇,甚至把徐海描目为英豪之类的人物。而对于胡宗宪等剿灭海寇的官吏,则多有损贬。如上面所引的借神明之口谴责“胡公诛降,复致予死,上帝已夺其禄,命毙于狱”之外,话本故事中还特别加上了胡宗宪等官吏俘获王翠翘之后酗酒乱性的描写,如《型世言》写道:“督府(胡宗宪)酣甚,因数令行酒,曰:‘卿才如此,故宜明山醉心。然失一明山矣,老奴不堪赎乎?’因遽拥之坐,逼之歌三诗。三司起避,席上哄乱。”^②周清源编纂的《西湖二集》写道:“话说胡公斩了徐海、陈东这两支贼,这日大赏三军,犒劳有加。辕门摆设酒筵,大吹大擂,共宴文武将吏。因王翠翘二人用计除了徐海,是大有功之人,这日就着王翠翘二人侑酒。胡公开怀畅饮,饮得大醉,遂戏将王翠翘搂抱怀中为乱。这日便满座喧哗,不成规矩。”^③如此丑态,大概也是明代中后期官场腐败的一种真实写照。

到了清代初年,有“青心才人”者,把王翠翘与徐海的传奇话本扩编撰写成 15 余万言的长篇小说《金云翘传》。《金云翘传》全称《贯华堂评论金云翘传》,题称“青心才人编次”,有“天花藏主人”作序,清初刻本,藏大连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啸花轩本,为后出删节本。此外,日本内阁文库、东京帝大文学部还各藏一部,与大连藏本为一系统;浅草书屋藏有前四回残本,与北图删节本为一系统。1985 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由刘莲丽选注,作为《明清中篇小说选》之一种予以标点出版。据该书萧欣桥先生所撰《前言》称,作者青心才人无考,可能与撰写《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书的“天花藏主人”同时为明末清初时人^④。《金云翘传》在国内流传不广,最后几成孤本,但是其出版后不久,被越南阮攸改编再创作作为越南韵文体小说《断肠新声》,亦名《金云翘传》或《金云翘新传》,并被誉为越南的《红楼梦》,对越南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⑤。

《金云翘传》的故事除了延续明代笔记、传

奇话本中关于王翠翘和徐海故事的基本线索外,对于徐海的解读,又大大超过了明末《型世言》、《三刻拍案惊奇》等对于徐海较为隐晦的褒扬,而是更为直接地称呼徐海为“好汉”、“英雄”。该书第十七回写道:

且说王翠翘复落娼家,自叹道:“我命何蹇耶!千磨百折得从了良,又受万千之若。今依然落在其中,岂非天之命也!这遭竟不妄想矣。”便醉酒微歌,人以彼求欢,彼正借人遣兴。豪歌彻夜,放饮飞觞,其名遂振一时。

来了一个好汉,姓徐名海,号明山和尚,越人也。开济豁达,包含宏大。等富贵若弃毛,视俦列如草莽。气节迈伦,高雄盖世。深明韬略,善操奇正。(曾)曰:天生吾才,必有吾用。有才无用,天负我矣。设若皇天负我,我亦可以负皇天。大丈夫处世,当磊磊落落,建不朽于天壤,安能随肉食者老死牖下!纵有才无命,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流芳百世,亦当自我造命,弄兵潢地,遗耻万年。不然这腔子内活泼泼的热血,如何得发付也?早年习儒不就,弃而为商,财用充足,最好结交朋友。闻翠翘有侠概,因同二三壮士来访。客妈知道明山是个出头好汉,连忙叫翠翘相陪。

四月瞻盼,两下俱有几分契爱。明山道:“闻卿来此一载,没有一人挂在眼内,可有此说么?”翠翘道:“人言过矣。妾特因人而交,相品而遇,但不以肝胆轻寄俗流则有之。若夫眼内贤愚好丑,何所不容!”徐明山道:“这等看起来,你倒是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若鄙人者,可充平原之万一否?”翠翘道:“英雄大度,应是太原异人,即平原君殆无此豁达也。”徐明山笑道:“卿尘埃中物色,英雄莫错认了也。”翠翘道:“我那双识英雄的俊俏眼,好不认得真哩。”……翠翘即以终身托徐,徐毅然以为己任也。次日,即以二百金为翠翘赎身,使之另居,讨一婢服

^{①②}陆人龙编撰《型世言》,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2、119 页。

^③周清源编纂《西湖二集》第 34 卷《胡少保平倭战功》,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52 页。

^{④⑤}萧欣桥《前言》,《明清中篇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0 页。

侍之。……^①

从这段英雄识佳人的描述中,王翠翘已经不是被徐海掳掠来的,而是徐海英雄仗义,把王翠翘从妓院赎身脱离苦海的。

当徐海陷入胡宗宪的招降阴谋奋战而死时,《金云翘传》也把徐海描写成“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英雄:

细作打听得这个消息,忙报与督府。督府道:“两军对垒,一面虚词,而遽不设备,此自送死也!”令游击张能,领雄兵五千,从东路杀进;参将李进,领雄兵五千,从西路杀进;总兵阴谋,领雄兵五千,暗伏迎降军中,斩营突入,要取徐明山首级,方为大功。……

明山同夫人到营前观望,徐明山着了一惊,对夫人道:“夫人,中计了!此非迎降之兵,乃袭营之计!你看他杀气激扬,士卒愤怒。”急忙传令,三军整备厮杀。军士听得迎降,卷甲束戈,何曾打点战斗?忽闻此令,慌得有鞍无马,有兵无甲,忙做一团。徐明山披挂不及,急叫备马,马已卸鞍,怎来得及?忙叫抬斧来,斧未抬至,大兵已到。一声炮响,战鼓频催。阴谋一马(当)先,舞刀突入,徐明山上马不及,斧又不在手中,往后就走,夺得官军一把朴刀,奋威步战,抵住阴谋。马步相交,大战十余合,被徐明山一刀搠伤阴谋马腿,翻身落马。徐明山飞步来取阴谋首级,忽张能杀至,救了阴谋,接着徐明山厮杀,枪刀并举,马步纵横。徐明山身中数枪,全无惧怯。组合一军又至,并力来攻。徐明山提刀拔步就走,组合飞马赶来,徐明山回手一刀削去,正中组合胸膛,落马而死。张能赶至,阴谋一马又到,徐明山手无寸铁,一手抓着一个军士头发冲锋迎战,打出营外,勇不可当。阴谋道:“此贼勇而耐战,若能一得兵马,其锋难敌矣。”即令攒箭手三千,因而射之。箭手得令,三千强弩齐发。徐明山提着两个人在乱箭中横冲直撞,犹然不屈。约有一时,身之中箭,几无完肤,遍身疼痛,渐渐不振。大叫道:“夫人误我!夫人误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长叹而死,立而不扑。

两三个时辰,诸军方敢近前,犹闻叹息声,退走数十步。见死尸不动,然后知其真死,即报阴谋、张能。二将见此光景,令军士推之,如石凿

成,如金铸就,那里推得倒?忽翠翘为诸口拥至,见徐明山立死不扑,翠翘泣道:“彼英雄士也,以妾言苦劝,归降不得,其死怨气不散,故虽死犹然骨立,待妾亲拜慰之。”对死尸拜祝道:“明山大王,妾实误你!然终不敢独生,以辜大王厚德!”言毕,放声大哭。徐明山立的尸首,把眼一睁,泪如雨落,尸亦随扑。翠翘以头触地求死,军士急救之,得免^②。

《金云翘传》中,徐海的英雄好汉的形象,处处可见,而反观胡宗宪及官兵,则多为背信弃义、反复无常的阴谋人物,在上引的总兵官中,作者索性给其中的一人起了“总兵阴谋”的名字,则作者对于徐海、王翠翘的同情、褒扬之情跃然于纸上。

四、简短的结语

通过以上对于明代中后期以至明末清初人对于王翠翘和徐海故事的书写描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看法。

从官府参与剿灭海寇者的立场出发,剿灭海寇是国家统治的武功之一,与之相关的文字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后世立史的,海寇应对剿灭,参与剿灭海寇的官员将士们应当褒奖,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书写方式。

然而,当嘉靖年间官府剿灭徐海海寇之后,由于有妓女王翠翘的事迹混杂其中,引起了部分士大夫文人的好奇,他们用笔记的形式,把徐海与王翠翘的事迹记录了下来。这些人对于海寇的理当诛灭持有与官府同样的立场,而对于王翠翘,则多怀有同情之意。甚至于借用王翠翘以死谢知己的所谓“义行”,讥讽某些在官场中营私的卑劣缙绅。

明代中后期,传奇话本等贴近民间社会的庶民文学大行其道,在当时求新求变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这种文学较少受到官府和正统观念的束缚,出现在这些传奇话本里的徐海形象,已经不完全是十恶不赦的盗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某些好汉英雄的色彩。与此(下转第163页)

^{①②}青心才人编次:《金云翘传》,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152、175—176页。

等学科门类学者的参与,所受的知识准备基本上缺乏神学训练,学者中也多无基督教信仰背景,不含宣教使命。港台学者及机构背景较为多元化,基本队伍构成以历史学、宗教学和神学学科背景为主,教会背景的学术机构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促使大陆和港台的研究有一个较为分明的差别,大陆的研究多停留在基督教外围,围绕基督教与政治、社会、外交、文化等问题展开,较少进入基督教内部,这是由其学科背景所限,而港台一部分受过神学训练的学者则较能把握神学、属灵、信仰等基督教内部的课题。另外,大陆对海外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较港台缓慢,部分作品实际上忽视了海外的研究,导致重复劳动,这点应多向港台学习,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得到改善。

当然,港台中基史研究也并非毫无局限可言,台湾走向本土教会研究的态势虽无可厚非,但有人为割裂与大陆联系的倾向,且这种过分强调本土的狭隘从现实的角度而言也不利于两岸基督教的联系,进而影响到未来的两岸关系,并且港台部分研究人员因受信仰的限制,其中充斥着强烈的传道关怀,这可能会影响到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中立,进而导致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的锐减,当

然仍有很多学者能秉承学术的客观性,严肃地介入相关研究。另外,个别从海外回国的学者可能在充分利用海外文献的基础上对本土中文资料的运用不足,对中文史料存在的数量和价值估计不够。

未来两岸三地在基史研究中可能而且必须的最大一项合作应该是中国基督教通史的编纂,三地暂时还不具备独立编纂通史的能力,合作是最佳选择。港台除在台港区域基督教史研究上占优势外,还可以弥补大陆1949年后基督教史研究的薄弱及必须引入的宗派考察视角和神学观察因素,这会使通史的编纂更为方便,内容更为完整,视角更为完全,学术价值更高,在深度、广度上都能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督教与国民党关系研究(1912—1949)》(12CZJ009)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为上海市教委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大学世界史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杨卫华(1982—),男,湖北松滋人,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上接第117页)同时,明代中后期官场的黑暗以及官员的阴险狡诈性格,在这些传奇话本中得到了反映。显然,明代中后期传奇话本等文学作品对于徐海、王翠翘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基层民众对于所谓海商、海寇、海盗的某些有别于官府的认知。

到了清代初年,王朝的更替使得许多生活在明清两朝过渡期的知识分子们,怀有十分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心态。一方面,他们既惋惜明朝的灭亡,又痛恨故国当道者的误国祸民;另一方面,兴盛于明代中期的海商海上贸易活动,给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影响,而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明代往日辉煌的海商海上活动已经风光不再,这又使得一些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带的人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失落感。于是,在这种特殊的年代里,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摆脱明朝正统观念的限制,比较强烈地以传奇话本等小说

的形式,肯定和褒扬明代海商、海寇、海盗的行径,而徐海与王翠翘的事迹,以其感人的爱情、悲愤的结局,无疑成了清初这部分知识分子宣泄复杂社会情感的最佳体裁。与《金云翘传》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褒扬甚至歌颂海商、海盗、海寇的小说,还有以描写福建郑成功集团为主题的《台湾外记》等。而到了清代中期之后,这种褒扬海寇的文学作品,就又相当罕见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金云翘传》和《台湾外记》等有关海商、海寇文学作品的出现,就不能简单地以传奇话本待之,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无疑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

作者简介:陈支平(1952—),男,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陈瑞